

马克思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 批判性前进

张排房 李洪荣 著

MAKESI ZHEXUE DUI FEIERBAHA ZHEXUE DE
PIPANXING QIANJIN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2016 年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基金资助项 (2016SJB880167)

2016 年江苏省职业教育教学改革研究立项课题 (ZYB57)

马克思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 批判性前进

张排房 李洪荣 著

MAKESI ZHAXUE DUI FEIERBAHA ZHAXUE DE
PIPANXING QIANJIN



辽宁大学出版社
Liaoning University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马克思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前进/张排房,
李洪荣著. —沈阳: 辽宁大学出版社, 2018.8

ISBN 978-7-5610-9187-6

I. ①马… II. ①张…②李… III. ①马克思主义哲
学—研究 IV. ①B0-0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90458 号

马克思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性前进

MAKESI ZHEXUE DUI FEIERBAHA ZHEXUE DE PIPANXING QIANJIN

出 版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地址: 沈阳市皇姑区崇山中路 66 号 邮政编码: 110036)

印 刷 者: 沈阳海世达印务有限公司

发 行 者: 辽宁大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

幅面尺寸: 170mm×240mm

印 张: 12

字 数: 201 千字

出版时间: 2019 年 1 月第 1 版

印刷时间: 2019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责任编辑: 李姝梦

封面设计: 优盛文化

责任校对: 齐 悦

书 号: ISBN 978-7-5610-9187-6

定 价: 43.00 元

联系电话: 024-86864613

邮购热线: 024-86830665

网 址: <http://press.lnu.edu.cn>

电子邮件: lnupress@vip.163.com

前言 Preface

哲学拥有自己特殊的思维方式，在这种思维方式中，思维成为认识，成为把握对象的概念式认识。具体到马克思哲学上，它表现为一种反思思维，具有强烈的反思批判性，它思考事物的本质，而非事物的现象，敢于对一切不合理的事物和行为进行批判。马克思哲学思维是对思维本身的再思考，抑或说是思维的思维，并在此基础上构建了一系列具体的思维运行方式，即实践思维、矛盾思维、系统思维等。不管过程如何，马克思哲学思维的最终价值在于提供了一种思想方法，而非具体的知识。

费尔巴哈作为德国古典哲学唯物主义的代表，在宗教神学和思辨哲学大行其道的 19 世纪德国重新恢复了唯物主义的地位，其很多哲学思想都深深影响着马克思。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也在此基础上产生。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哲学植根于“实践唯物主义”，其“实践性”可以说是马克思“新唯物主义”的根本特征。马克思的“新唯物主义”可以说是一种新的社会历史观、新的人学理论、新的思维方式，但又不仅止于此。

本书以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为切入点，通过对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自然观、人学理论、认识论、异化理论、社会历史观等维度的探究，厘清概念，并全面深入地剖析马克思哲学对于费尔巴哈哲学的扬弃，明晰马克思哲学的批判性前进演变之路，并对马克思哲学在新时代境遇下的发展提出建设性意见。

目 录

Contents

第一章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001
第一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解读	001
第二节 “费尔巴哈化”的马克思哲学	004
第二章 费尔巴哈哲学的内核与限度	006
第一节 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点所在	006
第二节 费尔巴哈唯物主义的限度	045
第三节 批判性解读费尔巴哈的历史唯心主义	058
第三章 马克思哲学对费尔巴哈哲学理论的扬弃	061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进程与费尔巴哈哲学之必然的和本质的联系	061
第二节 马克思和费尔巴哈在哲学上的共生点思考	077
第四章 新唯物主义的批判性诞生	084
第一节 从“物”到“人”的哲学	084
第二节 唯物史观的创立	093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基本点	100
第五章 马克思哲学的进步	105
第一节 马克思的新世界观	105
第二节 解释世界与改变世界的统一	122
第六章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的扬弃与超越	131
第一节 马克思对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扬弃与超越的历史演进	131
第二节 人道主义的唯物史观意涵	141
第三节 唯物史观的人道主义价值诉求和精神实质	146

第七章 马克思哲学的新实践观..... 152

 第一节 历史上的实践概念..... 152

 第二节 马克思实践概念真解..... 154

 第三节 被遮蔽的人文关怀..... 160

第八章 马克思哲学的再思考..... 163

 第一节 马克思哲学的后现代解读..... 163

 第二节 马克思哲学的当代价值探讨..... 170

参考文献..... 183

后 记..... 186

第一章 费尔巴哈与马克思

第一节 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解读

马克思一生留下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涉及的范围从哲学到历史，从政治经济学到社会学、文学乃至其他领域，很难简单归类。然而，尽管涉猎范围如此广泛，思想观点极尽深刻，却没有一部系统的、严格意义上的哲学著作。马克思哲学创新的理论成果主要散见于《黑格尔法哲学批判》手稿、《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德意志意识形态》手稿中。中年直到晚年的马克思主要致力于《资本论》及其续篇、人类学思想研究，再也没有回到研究和写作专门性的哲学著作中来。遗憾的是，完成于19世纪40年代的上述三大哲学意义上的手稿，在马克思生前都没有公开发表。在此情况下，人们主要是通过《共产党宣言》《资本论》，以及恩格斯的《反杜林论》（1876年）、《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1886年）等通俗性、论战性著作理解马克思哲学思想。于是，作为马克思的亲密战友，恩格斯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解和论述就具有至关重要的权威性，它直接规定或影响着后人对马克思哲学的解读和诠释。

系统总结新唯物主义与费尔巴哈的关系，清算从前的信仰，是马克思生前未了的心愿。为了却马克思的遗愿，也为“偿还一笔信誉债”，恩格斯在

1885年—1886年间写作完成了《路德维希·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他在书中指出，大部分青年黑格尔分子由于返回到18世纪英法唯物主义而跟自己学派的体系发生了冲突，正当他们在矛盾中彷徨无助的时候，“费尔巴哈的《基督教的本质》出版。它直截了当地使唯物主义重新登上王座，这就一下子消除了这个矛盾。自然界是不依赖任何哲学而存在的；它是我们人类赖以生长的基础；在自然界和人以外不存在任何东西，我们的宗教幻想所创造出来的那些最高存在物只是我们自己的本质的虚幻反映。魔法被破除了，‘体系’被炸开并被抛在一旁了……我们一时都成为费尔巴哈派了。马克思曾经怎样热烈地欢迎这种新观点，而这种新的观点又是如何强烈地影响了他（尽管还有种种批判性的保留意见），这可以从《神圣家族》中看出来”。

就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而言，这段论述暗含着这样的意思倾向：第一，恩格斯认为，被费尔巴哈推上王座的“唯物主义”本质上等同于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因为反宗教的需要使青年黑格尔分子站到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立场上，而被费尔巴哈消除了的矛盾恰恰就是18世纪唯物主义与黑格尔体系的冲突；第二，恩格斯在此强调的主要是自然观方面费尔巴哈对马克思的影响，这正是《神圣家族》所体现出的明显特点。事实上，马克思也的确是用现实的、物质的、肉体的人取代了黑格尔及青年黑格尔派的自我意识。从这一点来看，恩格斯突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对马克思影响的重要性，毫无疑问是正确的。

此外，恩格斯着重分析了围绕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而展开的哲学基本问题的发展演变，强调黑格尔体系是唯心主义倒置过来的唯物主义，而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是主宾倒置过来的黑格尔唯心主义。恩格斯指认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仅局限于自然领域，其历史观是唯心主义的。因为“我们不仅生活在自然界中，而且生活在人类社会中”，关键的问题是要在历史领域中贯彻唯物主义原则，使关于社会历史的科学“同唯物主义的基础协调起来，并在这个基础上加以改造。但是，这一点费尔巴哈做不到。他虽然有‘基础’，但是在这里仍然受到传统的唯心主义的束缚”。这表明，恩格斯在“哲学基本问题”意义上、在自然领域中承认和肯定费尔巴哈唯物主义思想。

应该说，恩格斯的论述正确揭示了马克思对费尔巴哈哲学的批判继承关系，只不过他的着眼点主要在马克思唯物辩证的世界观，较少甚至没有涉及马

马克思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和人类学思想，也即恩格斯的论述没有反映出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全部。恩格斯的世界观之所以在总体上强烈倾向于科学，主要源于两个事实：一是当时社会主义运动的开展需要一种明确的、更加注重科学的方法论的哲学表述作为其指导思想；二是恩格斯与马克思在理论研究上的差异性。恩格斯曾把他生命中最后 20 年的大部分时间用来钻研自然科学，这必然会影响他在世界观的表述上更加强调唯物主义自然观。

然而，特殊的历史原因使后来的一些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把这一论述理解为全面阐述马克思哲学的经典，仅抓住恩格斯论述中的“唯物主义基础”“协调”“改造”等字眼，把唯物主义从自然观向历史观“推广”，将辩证法、唯物主义、认识论等板块进行简单机械地拼接、组合，以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统摄和定位马克思哲学，忽视了马克思哲学最有价值的实践唯物主义思想和人类学思想。这种片面的、形而上学的教条式理解，把马克思主义乃至马克思的观点当作科学来强调，试图建立一个完整统一的世界观，模糊乃至掩饰马克思的哲学贡献，阻滞和延宕了对马克思哲学本质的正确认识和马克思哲学的深化发展。结果，“马克思的思想往往不是被理解为知性科学或经验实证科学，就是被理解为某种类似于宗教因素或价值因素的东西，或者，被看作是上述两者的混合物——至于混合的‘比例’，则可以是或多或少地有所区别的”。

事实上，东欧剧变后，学界研究中关于“回到马克思”“重读马克思”“走进马克思”“走近马克思”“马克思之后的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之后的马克思”等诸如此类的提法持续不断。而这样的提法实际上暗含着一个前提、假设，即马克思本人的思想不等于马克思主义，马克思是最重要却最不被理解的哲学家之一，马克思主义更是一种政治号召。托马斯·芒格曾经出版《共产主义的死亡与原本马克思主义的重生》，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所遭遇的现实困境，试图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拯救马克思主义”的策略选择由此可见一斑。在这种情形下，曾经被正统马克思主义所遮蔽的“原本的马克思”的思想将获得新生。

如果说对于马克思与费尔巴哈关系的误读在恩格斯那里还只是一种隐约的可能性，那么，第二国际理论家的阐释使其成为显性的主导解读模式。他们在对马克思哲学的阐释中始终赋予费尔巴哈一种本质上的重要性、优先性。具体

说，就是把马克思哲学的基础、本质、核心归结为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

第二节 “费尔巴哈化”的马克思哲学

谈到马克思哲学，无论如何不能绕过费尔巴哈。众所周知，费尔巴哈哲学是马克思哲学思想的理论来源之一。可以说，马克思哲学有没有人道主义思想、有着怎样的人道主义思想，都与怎样理解马克思哲学与费尔巴哈哲学的关系密切相关。尽管谁也无法否认费尔巴哈对于马克思哲学的重大意义，但是，马克思究竟在何种问题、何种程度上，怎样继承、批判乃至超越了费尔巴哈哲学，亦即费尔巴哈哲学与马克思哲学的关系问题，一直未有定论，至今仍然影响着对马克思哲学思想的正确理解。有观点以费尔巴哈（机械、直观的）唯物主义为基点解释马克思的哲学革命，认为这一革命性变革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取代费尔巴哈机械唯物主义为基点才得以实现；另有观点以费尔巴哈人本主义立场解释马克思哲学，把马克思哲学完全或者部分地人本主义化了。由于这两种解读都是基于费尔巴哈的哲学立场，因此，笔者姑且称之为马克思哲学的“费尔巴哈化”模式。深入分析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的错误倾向，对于明晰马克思与费尔巴哈的关系，准确理解马克思哲学的精神实质，进而切近把握其人道主义思想，实为必要和重要。

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意味着以费尔巴哈哲学为基础、立场解读马克思哲学，把马克思哲学的理论根基安放在费尔巴哈哲学基础之上，使其理论基础和核心落至费尔巴哈哲学，进而在根本性质上发生向费尔巴哈哲学的转移和转化。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的确出现过将马克思哲学“费尔巴哈化”的情形，其基本模式有两种：一是把费尔巴哈哲学等同于自然唯物主义，并以此为基础把马克思哲学阐释为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换句话说，认为马克思的哲学变革关键点，在于以“辩证的”“历史的”唯物主义取代了“自然的”“机械的”“直观的”唯物主义。这是以梅林、普列汉诺夫为代表的第二国际理论家的解读模式。二是把费尔巴哈哲学归结为人本主义，并以此为基础对马克思哲学进行人道主义阐释。依据人本主义化的程度和范围不同，这一模式又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整个马克思哲学“完全”人本主义化，以弗洛姆、马

尔库塞为代表；另一种是把马克思哲学“部分”人本主义化，以阿尔都塞为代表。必须承认这两种解读模式的形成有其特定的社会历史条件，也不可否认其应有的理论价值和贡献。但是，双方在“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两个方向走向极端，都没有准确把握问题的关键并有所突破，从而使马克思哲学的革命性实质及其科学人道主义思想长期被遮蔽而不明。尤其是在 21 世纪的今天，时代的变化凸显了这两种解读模式的历史局限性，召唤着对马克思哲学本真精神的解蔽和弘扬。

第二章 费尔巴哈哲学的内核与限度

第一节 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点所在

一、感性与超感性世界

探讨费尔巴哈哲学的基本点，首先的问题是：何谓“自称是绝对肯定的东西的那个否定的否定”（一译“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之否定”）？何谓“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一译“立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以及这两者在何种意义上被对立起来？

显然，前者指的是“绝对精神”：在黑格尔那里，绝对精神乃是“绝对的肯定”（或“绝对肯定的东西”），但这种绝对的肯定并不是直接的东西，并不是无规定的东西，而是中介过程，是思想经过它的异在又返回到自身；所以它之为肯定乃是否定之否定，而唯独否定之否定方始成为绝对的肯定。后者指的乃是真正的、实在的“感性”：在费尔巴哈那里，真正的“感性”正是“立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或“基于自身并且积极地以自身为根据的肯定的东西”）；它既不是“自我意识”的那种形式的直接性，也不是作为中介过程的那种思辨推理的间接性，而是现实本身之最初的、本源的直接性，亦即立于自身之上的、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直接性，而这种直接性无非就是感性。

我们之所以在谈到费尔巴哈所谓的感性时称其为“真正的、实在的感性”，是因为它并不是作为思维形式的“感性”，亦即已经被思想或理智抽象化和形式化了的“感性”。例如，居于近代哲学——形而上学之中的那种先行已被羽化并且注定要被扬弃的“感性事物”“感性阶段”或“感性环节”（想象一下当它们出现在康德、费希特或黑格尔那里的情形）。即使是经验主义者之中的那些标准的感觉论者，他们所谈论的“感性”也仍然不是真正的、实在的感性。例如，洛克所谈论的那种第一性的质和第二性的质，真正说来并不是感性的质，而毋宁说只是一些物理学或心理学的“观念”（这种感觉论的主观性质在贝克莱和休谟的进一步发展中充分显现出来）；至于抽象的物质观念，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的那样，也并不具有感性的质，毋宁说倒是以剪灭和消除其感性的质为前提的（就此而言，这一概念与康德的“自在之物”确实是相当类似的）。因此，在费尔巴哈看来，整个近代哲学从来没有——按其本性来说也根本不可能——真正立足于实在的感性之上，唯独“新哲学”方始将感性领会为“立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并自觉地以之作为基本的出发点（“开端”）。

那么，“绝对精神”和“实在的感性”究竟在何种意义上相对立呢？从形式上来说，前者是间接的，而后者是直接的。这种间接性当然并不是仅就黑格尔哲学而言（中介过程、思辨推理、证明等），因为在费尔巴哈看来，任何一种思维形式或逻辑形式，无论它是思辨的还是非思辨的，一开始就已经是间接的了。从而任何一种哲学，只要其开端和立脚点拘执于概念的、逻辑的和反思的世界，它也已经从属于这种间接性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作为否定之否定的那个绝对的肯定，不过是这种间接性的最高典范和最后完成，不过是最终道出了这种间接性的奥秘罢了。因此，费尔巴哈指出，当黑格尔哲学声称“一切都是凭借中介的”时，它无非是代哲学申言，理智的或思维的间接性乃是其真实的基础；而这一点又恰恰导源于宗教神学，“经院哲学就是将中介作用当作真理的一种神圣的必然性和本质属性”。在这个意义上，实在的感性乃与思辨的思维相对立，它是当下的和直接的，本原的和初始的，它的直接性乃是可以“用我们的鲜血盖图章担保的真理”；这就是实在的感性之为“立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

只有那种不需要任何证明的东西，只有那种直接通过自身而确证的，直接为自己辩护的，直接根据自身而肯定自己，绝对无可怀疑，绝对明确的东西，

才是真实的和神圣的。但是只有感性的事物才是绝对明确的；只有在感性开始的地方，一切怀疑和争论才停止。直接认识的秘密就是感性。

很显然，“绝对精神”和“感性”的对立在这里就已经远远超出了形式上的对立，而表现为一种根本性的、实质上的对立。如果说，在费尔巴哈那里，黑格尔哲学乃意味着整个近代哲学的完成，意味着一般哲学——形而上学之本质的实现，意味着柏拉图主义传统之奥秘的最终暴露，那么，“感性”同“绝对精神”的对立就不只是这一新原则同黑格尔哲学的对立，而是它同整个近代哲学，同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同柏拉图主义传统的对立。进而言之，如果说整个近代哲学、一般哲学——形而上学及其柏拉图主义传统的本质与核心就在于“超感性世界”（塑造并构成这个作为本质的和本源的世界），那么，在这里出现的对立就是“感性世界”同“超感性世界”的对立，或者更加简约地说来，就是“感性”同“超感性”的对立，正像这些本身对立的名称已经或多或少地提示出来的那样。因此，“绝对精神”无非是整个近代哲学乃至一般哲学完成了的精神，而这种精神又不过是在哲学中得到复活的神学之已死的精神（“幽灵”）。“幽灵”既建造了一个“超感性世界”，又居住在这个世界之中，它的基本的活动方式就是抽象，即“假定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本质”。在这个意义上，“超感性世界”既是神学的本质，又是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对于费尔巴哈的哲学批判来说，毋宁更恰当地把它理解为哲学中的神学本质。因此，“自称是绝对的肯定的那个否定之否定”同“立于自身之上并且实证地以自身为基础的肯定”的对立，真正说来就是“超感性世界”同“感性世界”的对立——费尔巴哈的“伟大功绩”之一就在于他自觉地、明确地、直截了当地把后者同前者对立起来。

更加重要的是，由于我们前面已经提到过的那些理由，在这里所出现的对立——“超感性世界”同“感性世界”的对立，并不是一种哲学同另一种哲学的对立，或者一类哲学同另一类哲学的对立，总之，不是哲学之内部的对立；毋宁说它倒更应当被看作是哲学同其反面（“生活”）的对立，是哲学同“非哲学”的对立。如果说整个近代哲学或一般哲学依其本质（宗教的或神学的本质）来说就是立足于并且拱卫于“超感性世界”的，那么，与之相对立的“感性世界”的原则就不在哲学的范围之内，它尤其不在哲学的本质之内；毋宁说，它是处在哲学范围之外的、与哲学的本质相对立的本质。

哲学家必须用人的本质的那个不研究哲学的，甚至于反对哲学、对抗抽象思维的方面，即那个被黑格尔贬为注释的东西，吸收到哲学本身里面来……因此哲学不应当从自身开始，而应当从它的反面、从非哲学开始。我们中间这个与思维有别的、非哲学的、绝对反经院哲学的本质，乃是感觉主义的原则。

初始地说来，必须首先把费尔巴哈的感性原则（或感觉主义原则）理解为、把握为与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相对立的东西，亦即把它看作是超出哲学范围之外的、“非哲学”的原则（“哲学的对方”）。在这个意义上，它颇有点类似于阿多诺在《否定的辩证法》中所突出地强调的那种“非同一性”原则。也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称费尔巴哈“在这个领域内做出了真正的发现”，并且“真正克服了旧哲学”。“感性”这个新原则，对于费尔巴哈来说，并不是与某种哲学的后果发生片面的矛盾，而是与一般哲学的前提发生全面的矛盾；如果说黑格尔的《逻辑学》本质上“就是一般哲学的开端”，那么这种全面的矛盾就表现为：“存在”（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的对立面并不是“无有”，而是“感性的具体的存在”。在这里，按照感性原则的定向，“无有”并不构成与“存在”的真正对立，前者并不是后者的真正对立面，因为这两者说到底都只是抽象的思维形式，它们的对立仅只是思维形式在逻辑学范围内的对立（概念上的对立）而已。不仅如此，近代哲学范围内的所有对立都具有此等表面的和虚假的性质。举例说，相对于“感性的具体的存在”而言，康德的自在之物不多不少就是“无有”，正像抽象物质概念所意指的东西不多不少也就是“无有”一样；它们并不构成“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的真正对立物，毋宁说，它们正是这种一般存在，亦即“逻辑上的存在”。因为很显然，无论是抽象物质概念所意指的东西，还是康德的自在之物，都既不是感性的，也不是具体的，它们作为存在，只能是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它们作为近代哲学范围内的某种对立因素，至多只能像“无有”同“存在”的对立一样，不过表现为相反的概念形式在逻辑学内部的对立；在这个意义上，倒应当说黑格尔哲学乃把这种对立因素作为环节收摄兼并到自己无所不包的概念体系中了。费尔巴哈立志要超出这个范围，立志要以“感性”的原则来构成整个哲学世界——“超感性世界”的真正的对方，亦即要以“感性的具体的存在”（“经验的、现实的存在”）来作为“逻辑学所理解的一般存在”（“纯粹的存在”）的真正的对立面。而这种试图从

根本上超出一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本质，并与之形成决定性对立的出发点，被费尔巴哈概括在这样一个命题中：“感性存在否定逻辑上的存在。”

在费尔巴哈那里，这个命题首先要求着一种恢复，亦即要求着一种颠倒：把被颠倒的东西重新颠倒过来，把被窃取的东西重新归还给失主。感性存在否定逻辑上的存在，同样，逻辑上的存在也否定感性存在；而且，恰恰是由于宗教与哲学的神学本质先行地篡夺并霸占了感性存在的权力，所以感性世界才要求通过它同超感性世界的真正对立来全面地恢复自己。对感性存在的篡夺与霸占首先是与宗教的异化相联系的：为宗教的反思（即神学）所否定、所贬黜的东西，本质上就是属人的东西；而属人的东西之被否定与贬黜，首先就是感性的东西之被否定与贬黜；神学正是由感性之否定中创造出一种特殊的本质（一种迎合神意的祭品），从而以上帝来代替被抛弃了的感性本质的地位。

近代哲学同样分享着这种神学的本质，因为它是从神学出发的，它本身不过是“溶化和转变为哲学的神学”：虽然近代哲学扬弃了那个与感性、世界、人类相脱离并且与之不同的上帝实体，但这种扬弃只是在思维中、在理性中进行的，而这种思维——理性恰恰是一种与感性、世界、人类相脱离并且与之不同的理性。很显然，在这种情形下，“近代哲学只是证明了理智的神性”；而抽象的理智之被认作上帝的实体，以否定感性的一切特性、抽去感性的一切特性（用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方式来说，剿灭感性的一切特性）为前提。因此，近代哲学所确认的实体，真正说来“只是作为思想的对象，作为抽去一切感性的对象而存在”。

在这样的意义上并且在这样的范围内，费尔巴哈的“感性”不仅同一般哲学——形而上学的“超感性世界”相对立，而且同构成哲学——特别是近代哲学之拱心石的“理性”相对立。因为这样的“理性”乃是无人身的理性，是与感性、世界、人类相脱离并且相对立的理性，因而是没有理性的理性。黑格尔的绝对理性，同样不过是道出了整个近代哲学（乃至一般哲学）以之作为前提的理性的秘密，道出了作为这种理性之最终结果的理性专制主义的秘密。总而言之，在压杀实在的感性或感性的实在性方面，宗教的反思与近代哲学并没有分别；正像前者以上帝的名义来贬黜感性一样，后者以理性的名义来贬黜感性，但这两种名义的实质却是同一的。

作为上帝的上帝，作为精神实体或抽象实体的上帝，亦即非人性的，非感

性的，只能作为理性或理智所接受和作为理智的对象实体，不是别的东西，只是理性的本质自身。但是这个本质被普通神学或有神论凭着想象力设想成为一种与理性不同的独立实体了。

正像在神学中，超感性的东西（即上帝）乃是实在者和无限者，从而感性的事物乃是非实在者和有限者一样，在哲学中，超感性的理性（思维形式、概念等）乃以抽象的方式把感性的事物作为非实在者和有限者加以扬弃。虽说抽象的方式可以有区别，比如说一般的抽象或思辨的抽象，但哲学的形而上学本性在其范畴论路向的抽象中就已经先行假定了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的本质，而这种假定的实质无非就是剥夺其感性，剥夺其感性的特性或感性的质，从而使其抽象化的结果即非感性的或超感性的东西（思维形式，概念）成为本质的东西和本源的东西——正是在这里，哲学就其性质来说便与神学相当地一致起来：它们都是对感性世界和感性存在之不知餍足的无情褫夺。因此，在哲学中，正像物的真理性或实在性不在感性的物之中，而在物的观念或概念中一样，整个世界的真理性或实在性亦不在其感性的存在之中，而在其作为超感性世界的理念王国中。在费尔巴哈看来，什么是自然以外的自然本质，人以外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外的思维的本质？一句话，无非是它们的超感性的存在。那么反过来说，什么是自然以内的自然本质，人以内的人的本质，思维活动以内的思维本质呢？一句话，无非是它们的感性的存在——感性的自然界、感性的人、感性的意识。但是在哲学中（就像在神学中一样），前者被看成是真理、本质、实在、无限，而后者被看成是意见、现象、非实在和有限；并且既然哲学本来就要求研究和把握真理、本质、实在和无限，那么哲学仿佛就有一种天赋的权利来压杀和剿灭真正的感性世界了。

但是，在费尔巴哈看来，这难道不是一种颠倒，一种彻头彻尾的颠倒吗？更加重要的是，在费尔巴哈看来，这种颠倒并不发生在哲学的内部，而是整个哲学自身的本质同完全在其外部的感性世界的本质所发生的颠倒。换句话说，所谓真理、实在和无限，并不在哲学自诩已经把握到了的那种本质之中，而毋宁说完全在这种本质之外，在哲学的范围之外，因而是在哲学可能触到和把握到的本质之外的本质。所以，这种颠倒之被撤销，或这种颠倒之被重新颠倒过来，绝不可能诉诸哲学——形而上学之内部自身的对立，也不是由这种内部对